

挽著那風箏的手，穿過擁擠的人群走向陽臺上。

「多麼盛大的宴會呀！你喜歡這樣熱鬧的場合嗎？」

「其實我並不喜歡，向家父獻舞的人和一些要展示自己所擁有珠寶的人們，會聚在一塊兒，實在引不起我的興趣。」

「唉！我也猜想你是不喜歡的人，在好虛榮的會場裡，你顯得多麼與眾不同啊！」

「修士，聽您說話，我的心裡好像都清爽了。假如可以的話，我希望能和您繼續談天。」

「我也一樣。」和你說話，我就知道您有一種多麼純潔的心。如果能和您這樣的人做朋友，時常見面和談心，那該有多好啊！」

「朋友？我沒有一個可以談心的朋友呢。」



「我也是……」

羅密歐找了一塊踏腳的地方，輕輕的爬在露臺的牆壁上。

兩個人手牽著手，默默的互相凝視著。墜下修士濃乳的羅密歐，是個瀟灑的公子，令人稱羨的美少年。某麗塔則是個既溫柔又高貴且不多見的美少女。

「羅密歐，我真高興你能來。可是，第一出了什麼事就不好了。」

「為什麼要替我擔心呢？」

「因為，我愛你。」

「我也是因為愛你，才會冒險來看你的。」

「請你千萬小心，千萬別被人發現啊！」

「當然！不被他們看見最好。不過，即使被



為你已經找會
子裡發覺的。

想不到還有一點別處！

說剛才起，我就是這樣拔出劍等著你，
等你倒下以後，我還要讓卡狄里奧也斷氣。

這樣一來，只要蒙太政家族中像樣的人，全
都死掉之後，蒙太政就永遠在加魯某說面前抬不
起頭來了。」

泰保爾說等著會，架好姿勢，想要一劍就刺
中羅密歐的胸口。

「來！」泰保爾脫的劍隨著叫聲往前一刺。

這樣厲害的劍鋒，幾乎沒有人能躲得開。卡狄里奧不覺「啊！」的
叫了一聲，忘記手裡正抱著湯瑪西奧，緊跟著站了起來。

劍與劍相碰「鏗」的一聲，泰保爾脫的劍很高明的被解開了。羅密
歐不知在什麼時候，重新架好姿勢，輕鬆的站在那裡。

「噫！」本來聽不起羅密

歐的泰保爾脫，頓住了羅密歐
高超的劍法之後，立刻斷出不
敢親視的表情，往後退一步，
等待著第二個「刺」的機會。

羅密歐站在另來的地方，
像座雕像一樣，動也不動。



我拿藥吧？這藥士，假假把小姐的病情說給我聽，我再配藥拿給你，她有度有發燒？」

「她？好像有。」

「咳，咳，咳，快還是慢？」

「又快，又慢，有時快，有時慢……」

「好嗎……」

「好，我知道，小姐睡得好嗎？」

「這個……因為，晚上我睡著了，所以我不知道小姐是睡得好還是睡不著？」

「好，我知道了，不管問你什麼，你都不清楚，我想小姐大概是憂鬱症吧！替她配一副精神清爽的藥好了。」

帶輪的修士從藥箱裡拿出很多種藥，開始調配。

媽媽這才發覺自己說的話已經聽了，趕緊匆忙說：

「修士，我還有事，還有更重要的……」

「什麼？還有重要的事？」修士停了正在配藥的手，銳利的瞥了媽媽一眼。

「這媽媽也許正是說會來親戚來的問候呢！」修士在心裡這樣想。





十分不安起來。

用的禮服，雖然像朵盛開的百合花，潔淨又美麗。接下來再走到掛著十字架的柱子前，跪下來閉上眼睛禱告。最後某麗質才拿出普倫斯修士給她的銀紙。

「假如這個銀紙不靈的話，怎麼辦呢？」

這銀紙上匯來，一定會被帶到聖彼得教堂。

和巴里斯結婚了。」這樣一想，某麗質心裡又

「野了！」她想起去普倫斯修士的教堂時，藏在懷裡，準備在必要時使用的那把匕首。她從後欄裡將匕首抽出，仔細的看了又看。這把匕首原本被修士拿走了，後來她又乘機

硬是要了回來。

下了這個決心之後，她的心也漸漸平靜下來。

把匕首藏在懷裡之後，再度拿起了銀紙。紙口封著蠟皮，某麗質剝開蠟皮，打開了紙蓋，一股異樣的氣味

衝上來。

某麗質下定決心，一口氣把那銀紙全

吃了下去。然後，迅速

的把銀紙藏起來，作勢

在床上等著。沒多久，

她覺得頭有點暈，好像



蒙太太欣慰了，也不顧抹去眼角的淚，緊緊的握住凱普萊脫的手說：「凱普萊脫先生，我白活了這層天把年紀，還拿芝麻小事讓兩家人說來放去，使親王和全城的人們，直接和間接都受到損害，自己還不知道醒悟……我很高興將萊麗萊小姐認做我的兒媳婦！」

「哦，真是好極了！今天蒙太太和凱普萊脫兩家能夠化敵為友，這對死去的兩人來說，在天之靈也得到安慰了。」親王執手與他們兩家終於和解。

「那麼，我要告訴天下所有的人，他們可以和平的交往了。這可真是一門悲傷的親事。」

「假如我們能像今天這樣早點覺悟就好了。這

